



不失法度，还要好看

说古论今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日前，中国艺术研究院国画院公众号推送毕翔扉关于郭怡琮先生创作与作品的评论文章，分析郭怡琮的现代中国画创作在色彩方面的创新突破与艺术成就，引发艺术界和评论界较为广泛的关注。在艺术创作领域，创新随处可见，但什么样的创新才算成功？首先要面对的是如何看待“法度”的问题。善于“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当然很好，打破“法度”并非就不好，正是那些遵循艺术规律、符合生活逻辑，并且屡屡给人耳目一新之感的突破，推动着艺术的不断丰富和发展。

郭怡琮目前担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国画院名誉院长，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这位潍坊籍老乡，是花鸟画领域的一位名家。他倡导“大花鸟精神”，在花鸟画的题材、色彩、意境方面都进行了全新的探索和创新。例如，在题材方面，他善于以当代人的审美情趣发现生活中的美，目光往往瞄准大自然中那些不为人注意的普通的野花野草。在他的画里，经常出现一大片满满当当，拥挤怒放的路边野花，或一大枝嘈嘈杂杂、交织无间的繁花密叶。经他独出机杼的构图，再加以大胆洒脱的用色，这些花鸟画呈现出花团锦簇、色彩斑斓、热烈奔放、生机勃勃而又迥然不同的个性气质来。

毕翔扉的文章围绕着“郭怡琮的近期创作与中国画的色彩问题”展开。在文中，他关于郭怡琮创作的整体印象描述如下：“郭怡琮是一位拓荒者。不过他并不像一般的拓荒者那样，腰里揣上几块干粮，便在荒漠之中艰难跋涉。他倒更像一位富于远见的投资者，比较早地就进入了现代中国画的色彩开发区，在传统笔墨的四合院旁，建设起新的色彩殿堂。”这段评论写得很感性，很诗意，让人对郭怡琮创作特点与成就有了一个很生动的印象。

在梳理中西绘画在色彩使用方面的发展脉络后，毕翔扉认为，在中国画方面，随着笔墨的“发迹”，导致了丹青系统的衰落，抑制了中国画色彩发展的可能性。郭怡琮恰恰在色彩方面进行了大胆探索，在“从根本上解决笔墨与色彩的关系问题”方面取得突破。他分析道：“郭怡琮目前在创作实践上已经过了这一关。他认为中国画的基因是不能丢的，但是通过他的遗传工程将笔墨基因作了调整和重新编辑，将笔墨还原为线与泼墨。”“郭怡琮就是用线勒住了色彩这匹野马，用这根‘红线’成就了笔墨与色彩的美好姻缘。”当然，毕翔扉也表示，郭怡琮并未止步于此，而是还在继续向前探索，“他必须将粗糙的‘笔墨色’语言精炼为色墨程式，必须创造新的属于自己的色墨程式，必须通过找到创造新程式的根本方法来不断地创造新的色墨程式。”

郭怡琮的作品，曾经多次来山东展出。2013年10月12日，第十届中国艺术节全国优秀美术作品展览，在山东美术馆开幕。在这次大展中，郭怡琮创作的《罗霄

山花》，作为邀请参展作品，悬挂在一楼主展厅迎面位置展出。这幅画后来也成为山东美术馆馆藏精品之一。这是一幅3米多高的大画，吸引了许多观众驻足细细欣赏。近距离站在他的作品前，确实有一种很容易被打动被震撼的感觉。那种姹紫嫣红热热闹闹，那种扑面涌过来的活泼的生命力，一下子就能把人抓住。开幕式当天，郭怡琮特意来到自己的作品前，热情地为前来参观的观众讲解。现场不时有观众走上前与他交流，对于观众们提出的问题，他也都一一予以回答。在介绍《罗霄山花》时，他说：“我的这幅作品，中国味浓，形象和色彩都很传统、很中国。体现了当代人的审美感受，体现了当代艺术家蓬勃、阳光的自然观。”

郭怡琮反复强调，这幅作品“特别尊重自己的审美感”。他详细分析《罗霄山花》：“我不做前人的‘墨奴’。一是体现着大花鸟精神，不拘泥于一草一叶，展现对大自然的热爱。其次，我坚持我的花鸟创作观，与一位法国人‘你的野草是我的花园’的园林观类似，真正到自然当中才能激发强烈的表达欲望。还有，我努力尝试技法重组，从这幅画中也可以看到，我打破了传统技法的界限，表现的是一种技法的‘交响曲’。”

在艺术创作领域，创新是常态。但是，怎样才是创新，什么样的创新才算是成功呢？从理论上说，创新涵盖的范围极广，只要是与艺术创作有关的要素，包括理念、题材、材料、技法等，都包含在创新范围之内。成功的创新，一定要符合艺术规律，不违反正常的生活逻辑。换言之，创新既要合法度，又要好看。“好看”绝对不是一个很低的标准，恰恰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一个艺术作品，大家搭眼望去感觉不好看，那可能就是有问题了。当然，这种不好看，也可能与艺术创新所带来的陌生感有关系。但是，成功的艺术创新，给人的那种陌生感一般是短暂的，而且往往随后就会让人产生耳目一新的惊喜。还有一种情况，创新的观念或形式太超前，超出了当时人们的欣赏水平，短时间内不被大家接受，时间稍微久一些，人们理解了、接受了，这些艺术品很快就会获得与其艺术水平、艺术价值相符合的艺术地位。综合起来分析，如果时间很久，大家仍然觉得不好看，恐怕就是创新出了问题，或者是创新方向或者创新手段出现了偏差。这种不好看根源在哪里呢？用一句话来简单概括的话，就是“法度”方面出了问题，或者说不合于“法度”。

关于“好看”与“法度”，著名书法家魏启后先生曾从书法的角度做过精彩论述。相关的论述，是魏启后先生对书法爱好者所提问题的回答。这个问答也被刊载在《书法研究》杂志上。当时，有读者提问：“日常生活中，一般人对毛笔字的要求是好看，可有些好看的字在内行人看来，又说不合法度，难道‘好看’和‘法度’是矛盾的吗？应该怎样把二者统一起来？民间的一些好看的字体，可否汲取过来，溶入合法度的作品中呢？”

对于这个问题，魏启后先生从书法创作者、欣赏者等多个维度进行剖析。他认为，“提问所说民间好看

的字体，可能是指非名家的字有写得很好的，或者有可取之处。”在今天，“一个人的毛笔字如果确实达到了高水平，他将会成为名家。也有的人书法水平不是很很高，但颇有可取之处，这也是常见的现象。”在古代社会呢？“确实有些高水平的非名家”和“不知名的书法家”，因为统治阶级垄断了文化艺术，“统治阶级里面的天才和优秀分子因占有珍贵的艺术资料，名家从他们当中产生，也是符合规律的。”

对于好看不好看，欣赏者的水平也很关键。魏启后先生认为，“字写得是否好看，要有分析。对于艺术品的欣赏是要有锻炼的，不能因为自己缺乏这种锻炼，而把那些自己欣赏不了的东西说成是‘脱离群众’的东西。”

正因此，在“好看”与“法度”的关系问题上，魏启后先生说：“首先要考虑‘法度’这个概念。书法艺术的法度是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在长期书写中对高水平的书写规律的掌握和发现。对这种规律的掌握和发现，又是无穷无尽永远发展的。历代书家的不同风貌，都包涵着他们对‘法度’的新突破。把法度看成是固定的、僵死的，正是因为没有真正懂得什么是‘法度’。”

他还特别指出，错误的所谓“法度”也是大量存在的，这些错误的所谓“法度”，必然导致自己写不出好字来，而且会限制别人的进步和发展。

最终，魏启后先生得出这样的结论：正确的法度与正确的好看是一致的；正确的法度与错误的“好看”是对立的；错误的“法度”与正确的好看也是对立的。至于错误的“法度”与错误的“好看”之间，它们有时也是一致的，有时又是对立的，反正都是错误的。

这个结论可谓真知灼见，非常精准，又非常全面。魏启后先生谈论的内容虽然是书法，所谈到的道理在其他艺术形式中也同样适用。判断创新是不是真正的创新，是不是成功的创新，用这个结论衡量一下就可以做出判断来。

魏启后先生说：“凡是正确的好看和正确的法度，都是真的、善的、美的。”由此推演开来，符合这些条件的创新才是成功的。郭怡琮先生在花鸟画方面的创新，正可作为例子。



对标点符号“用点工夫”

漫谈

□ 卢昱

近日，吉林省文联主办的《小说月刊》在其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布的一则通知，引发文学界热议。《小说月刊》杂志社表示：各位作家朋友，自今日起，向《小说月刊》投稿者，请在作品涉及到对话处，自行使用冒号、双引号，例如：他说：“你好，什么时候到的？”否则作品一律不予采用！敬请知情！

对此，有网友认为，作家不是不会用双引号，而是追求在语气、节奏、风格上的表达需

求，不宜用一个规范硬性限制。还有人说，语言永远在创新，表达也是活的，标点符号本是舶来品，为何要规范标点，用句读一样能沟通。

在我国古代文书中，一般不加标点符号，可歧义、误解也在所难免，例如“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就有多种解释，且有的解释意义完全相反。鉴于古代文书普遍不加标点符号，给未加训读者造成阅读困难，1919年，钱玄同、胡适等人联名提出了《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2月出版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用白话和新式标点写作的第一部“新书”。新文化运动兴起后，标点符号在各类出版物中如雨后春笋冒出。

标点符号的普及，本身就是语言永远在创

新的力证。标点符号不仅能够准确地表达文字的句读、层次、段落、语气、语调、专用名称等等，还能帮助人们确切地表达思想感情、理解书面语言的内容和含义。一百多年来，既然标点符号已有了成熟且相对科学的规范，为何还要倒车返古？语言的根本在于交流，从标点到文字，如果重新回到句读时代，交流的方便从来说起？至于规范本身，从古至今皆不缺少对语言的硬性要求，如秦朝的书同文。

标点符号看起来虽然非常简单，可现实中人们的生活纷繁复杂，语言表达的环境千差万别，使用的表达方式、想要达到的目的又各有不同，尤其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主观性、随意性的语言环境，让更多不规范的标点符号行为浮出水面。无论是向杂志社投稿的专业写作者，还是网络的原住民，或多或少存在一些不

规范的言语行为，如有的写直接引语彻底不加冒号、双引号，有的乱用英文半角、中文全角符号，有的稀里糊涂“一逗到底”。更有甚者，在文字交流中，新媒体编排上，干脆不用标点符号，改用断行、空格代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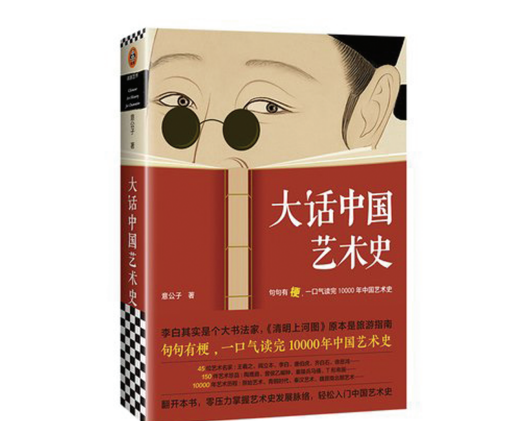
虽然在具体的网络语境中，以上诸多使用不规范的标点符号可以起到增强语势、营造气氛、促成交际的语用效果，却时常闹出笑话，阻碍思想的流畅沟通。在这个看似个性的过程中，不仅显露出对高效率的过度追逐，还折射出对标点符号使用规则的不敬畏。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但是要认真，用点工夫，标点不要错。”这里的认真，还要多一些“用点工夫”来保驾护航。标点符号作为汉语言文字里面的有机的部分，我们有责任和义务珍惜、使用好它们，将其传承并发扬光大。



《大话中国艺术史》

登顶艺术设计图书热门榜



日前，豆瓣读书发布最新数据，由读客文化与意公子推出的《大话中国艺术史》登艺术设计图书热门榜榜首。意公子，原名潇潇，是当下深受大众喜爱的艺术自媒体“意外艺术”创始人，她在大众艺术普及的领域，坚持着“让艺术更轻松有趣”的信念。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是艺术版的《碟中谍》，李白的《上阳台帖》则是一出中年职场危机……《大话中国艺术史》沿袭了作者平白诙谐的风格，内容“句句有梗”，带领读者“无压力”解码中国艺术的深沉内涵。结构方面，该书用人的一生作比喻来形容悠久的中国艺术史，清晰生动地描绘出波澜壮阔、脉络纵横的艺术历程。

国际知名美术史家、当代艺术评论者巫鸿的《豹迹：与记忆有关》居榜单第二位。本书是作者对76载个人经历的追忆，他突破一般回忆录式的写作，呈现一种创造性的经验重构与想象，以更为自由开放的方式讲艺术、聊生活、谈人物。巫鸿的《中国绘画：远古至唐》居榜单第三位。

《新神榜：杨戬》领跑电影票房排行榜

据灯塔专业版实时数据统计，截至8月20日10时，由赵霁执导的动画冒险电影《新神榜：杨戬》以1093.41万元的票房，居电影票房排行榜首位。《新神榜：杨戬》讲述了因天眼受损而落魄的杨戬，与救母心切的外甥沉香相遇后，剪断两代人共赴惊心动魄的奇幻冒险之旅的故事。影片以升级版三维渲染水墨视效展示中国传统文之美，在东方故事的精神内核基底上，创新解读“劈山救母”的神话，诠释亲情与守护。继2019年《白蛇：缘起》《哪吒之魔童降世》获得票房口碑双丰收后，动画电影市场掀起中国神话改编热潮，此番《新神榜：杨戬》上映，观众对新电影的评价褒贬不一，有网友表示“特效惊艳，画面精良”，也有网友认为“叙事逻辑有些不清，剧情还差点儿意思”。

票房排名第二位的是《小黄人大眼萌：神偷奶爸前传》。该片是由环球影业、照明娱乐联合打造的“小黄人”系列续作，讲述了格鲁在少年时代与小黄人结缘的往事。影片融合中国文化元素，为观众带来熟悉又新奇的观影体验。

《狮子山下的故事》居电视剧热度榜榜首

8月20日，据骨朵热度指数排行榜数据统计，由吴锦源执导，黄觉、胡杏儿领衔主演的现实题材剧《狮子山下的故事》登电视剧热度榜榜首。该片通过“喜欢你餐厅”两代人的视角呈现香港的发展变迁，也传达着香港与内地同根同源、一脉相承的家国情怀。《狮子山下的故事》串联起香港回归祖国、亚洲金融风暴、北京申奥成功等重大历史事件，并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刻画冒着“烟火气”的市井生活、展现小人物的励志拼搏，以典型化的故事，和观众建立起情感上的共通；以小见大，用温暖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探讨社会议题、抒发主流价值。

排在榜单第二位的是都市情感剧《第二次拥抱》。该片由尹丽川执导，陈数、杜淳领衔主演，讲述了四位妈妈的生活连遭打击，她们重新审视自己，在困境中成长，勇敢拥抱“第二次人生”的故事。剧集刻画真实的女性群像，直面职场与生育、婚姻与家庭、梦想与尊严等价值命题，让当下人在自我审视中收获正向思考。

《田埂五月风》登综艺新歌榜榜首

据QQ音乐实时数据统计，由周深倾情演绎的、全新填词版的《田埂五月风》登综艺新歌榜榜首。《田埂五月风》是腾讯“荷风艺术行动”公益主题曲，该行动旨在开阔乡村孩子的艺术眼界，弥合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美育教育资源差异，给予乡村孩子的成长更多可能。歌声回荡在乡村的田埂间，音乐之梦在孩子的童年里生根发芽，整首歌以温柔美好的旋律传递大自然的音乐灵感，倾听孩子们对艺术的向往与热爱。周深的嗓音澄澈纯净，歌声婉转悠扬，如清风吹拂过麦穗、掠过小草、抚摸过每个鲜活的生命，全曲宛若童话，充满治愈感。

由周深演唱的纪实访谈节目《这十年·追光者》主题曲《向光而行》位列榜单第二位。歌曲从看见微光，到拥抱光芒，步步攀升、渐渐昂扬，富有层次感。周深用温暖、坚毅且有力量歌声，点燃怀揣理想的心火，致敬数十年如一日坚守初心的拼搏者，也将青春不息、奋斗不止的力量，传递给每一个向光而行的人。

（□记者 田可新 实习生 王欣怡 整理）

